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後官場現形記 第一回 托遺言續編現形記 述情話剖說厭世心

話說甄閣學看見他大哥昏暈過去，自己大遠地跑來，見著面，一句話也沒有得說，不由得傷心，淚如雨下，「哇」的一聲，哭了出來。他嫂子、姪兒見他如此，知道病人是不中用了，急的喊「老爺」、喊「爸爸」嗚嗚咽咽，那裡喊得清爽，只有一片號啕哭聲，鬧得個驚天動地。還是向來伺候的一個老媽子上前去，摸了摸病人的胸口，忙叫：「二老爺，太太，少爺，快別搗亂，老爺胸口上還是熱的，決不至怎麼樣。據我看來，八分是見了二老爺，一陣歡喜，一陣傷感，一喜一悲，岔著了一口氣，昏暈過去，靜一靜，包管會轉過氣來。但是，病久了的人，神是虛的，切不要大聲哭喊，防著驚嚇他老人家，到反不好。」甄閣學聽老媽這兩句說話很有道理，點點頭，止住哭聲。袖筒內拿出絹子來，揩乾眼淚，挨近牀上，伸手在胸口上摸了一摸，又用手在自己鼻上、嘴上試了一試，輕輕喊了一聲：「大哥。」約莫半刻工夫，見他大哥蠕蠕的微動。又有半刻工夫，出了半口氣，睜開眼睛，朝他望了一望，仍合上了。徐氏太太也就趕著湊上來，連聲的叫：「老爺，你醒醒，定定神，看二叔站在這裡呢！」只聽見喉嚨裡頭的痰，呼呼家響。慢慢又把手伸出被來，似想要掙扎起來的樣子。徐氏太太急忙雙手趁著勢抱他起來，回頭叫老媽子趕著把被折疊起，墊高了枕頭，順著身子靠緊。又叫兒子爬到牀裡去，用手在背上輕輕捶了幾下，哇的吐了一口濃答答的痰出來。氣喘呼呼，又似乎下氣不接上氣。老媽子早把參湯燉好了，用茶盅盛好。徐氏太太接過手來，拿銀匙送到口邊，叫他呷了兩口，仍舊扶著躺下，迷迷糊糊的睡去。甄閣學方才走出房來，徐氏太太又叫兒子出去，周旋一回黃二麻子，說：「你父親病著，人家是客，從北京跟你二叔來到咱家，不要怠慢了人家。」他兒子答應著，朝外頭去了。甄閣學究竟手足情切，一個人在堂屋裡踱來踱去，不時的在房門口問他嫂子：「此刻怎麼樣？」徐氏太太走近門口，一隻手掀開門簾，向甄閣學道：「還睡著未醒，睡的，覺得很香，不怎麼樣。二叔可以請歇歇罷。路上受了辛苦，一進門就吃這一驚，現在總算是菩薩保佑，轉過氣來，大約不要緊。」甄閣學道：「惟願不要緊就好。大嫂也可歇歇。但是身邊不要離開人。」徐氏太太答應著：「是」，轉身進去。甄閣學又叫姪兒來，把向來看病的一位葛古辛葛大夫請了來。他姪兒答應說：「已叫家人請去了大半天，這個大夫向來要掌上燈才來的。」按下慢表。

且說黃二麻子，一個人坐在廳上，忽聽裡面哭聲大震，心裡想道：「不好了，一定是大人去貨了。我們老大人來得真巧，趕上見一面。但不曉得他老兄弟倆可能說句話沒有？」自言自語地，正在出神。忽見大人的少爺從裡頭走了出來，向他深深一揖，口稱：「黃二哥，遠道惠臨，現在一家人都因為家父的病，一切簡慢，實在不安得很。家母特命小弟在二哥前告罪，尚求原諒。」黃二麻子究竟是在世路上閱歷久了的人，若是別人在那裡想的出神辰光，忽然來了一個人向他作揖，說這一套謙恭的話，必然要牛頭不對馬嘴，胡亂一回。這黃二麻子雖然是心裡在替甄閣學想他老兄弟多年不見，今日老遠的來僅見一面，一句話沒有得說，豈不是一件大缺憾！還算趕著送終，也可少慰友愛。心裡只管這麼想，他眼光卻不住地四面八方地射，甄大少爺剛走出屏門，他早已一眼瞥著。這甄大少爺氣宇軒昂，舉止大雅，料定必是甄老大人的姪少大人。不等大少爺走近，他已滿面堆下笑臉，站起身子，趨搶上去，恰與大少爺對作一揖。聽大少爺說完了話，忙答道：「不敢當。」大少爺讓他上座，黃二麻子歪著身子坐下。看大少爺滿面帶著愁容，雖然相對談笑，終是出之勉強，隨意寒暄幾句。外面報導：「葛大夫來了。」大少爺便欠身向黃二麻子道：「二哥請坐，小弟暫且失陪。」黃二麻子道：「少大人儘管請便，晚生不是外人，如有什麼事，盡可呼喚。晚生身受令兄大人天高地厚之恩，應該報效的。」大少爺說了兩句：「豈敢。」葛大夫已經踱了進來，大少爺迎著上去，便邀他向東邊書房裡去。

黃二麻子仍然是一個人坐在客廳，心裡又想：不知道這位大人的病得好不得好？倘若是出了岔子，咱們老大人自然是要把他身後一切大事辦完了方能回京，至少也得兩三月。若是像這樣綿著下去，要死不活的，他們老兄弟情義很重，必要在這裡等著，三月五月似不能定的。就是老大人要走，也恐怕太太、少爺們不肯放他去，這全是天理人情上必然之事。但是我原要想借這一趟苦差回去得個勞績，有老大人幾句話說，不是馬上得個優差，吃他一注。若是像這樣耽擱下去，倘或那邊大人交卸了濟南道，我的差事不是又要掛在粉牌上了，豈不白受一回辛苦。想到這裡，就如熱鍋的螞蟻，週身不自在起來。耳邊忽聽一陣腳步聲響，不由得站起身來，在隔扇窗子裡一望，原來是大少爺送葛大夫出去。便兩步走到花簾門口站著，候大少爺送了大夫進來，搶上前去問道：「少大人，方才大夫診了脈怎麼說法？開的什麼藥？」大少爺道：「據葛大夫所說，家嚴的病是用心過度，氣血雙虧。」隨口又叫家人取了藥方來，一隻手遞給黃二麻子。黃二麻子雙手接過，從頭到尾看了又看，又用手指頭在藥方上東點西點，口中不住的咕嚕。大少爺在旁看他看藥方如此認真，料想他懂得醫道的，便道：「黃二哥想來岐黃是高明的。這個方子開的怎麼樣？請教吃得吃不得？」黃二麻子趕緊接口道：「晚生那裡配說『高明』兩個字，不過從小兒隨著先父讀熟些《內經》、《素問》、《傷寒論》，陰陽虛實，君臣佐使，這幾個字，算講得明白。後來，到了山東，有些舊相好的朋友，知道晚生是世代以醫學傳家，問病求方，鬧得個整日家不得閒。就是令嫂夫人那年產後血崩，危險到極處，群醫束手，還是晚生輕描淡寫，擬了一個方子，服了一劑，便好了。後來人家取笑晚生叫做『黃一劑』。說也可笑，從此之後，人家無論傷風咳嗽，大小病症，一劑見效。令嫂夫人一連兩胎均是平安無事，現在常服丸藥，體質很是健旺。」大少爺道：「不錯不錯。記得家兄從前有信回來說起家嫂產後幾乎不起，後來請一位親戚診視，一帖便愈，想來就是二哥了，真是華、扁重生。但不知二哥與舍下是由那一支敘起來，怎麼個親戚？小弟一向隨侍保定，敝族丁繁，又分在各處，所有近的親戚，雖然曉得幾處，若在外頭，就算弄不清楚了。」黃二麻子開著笑口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少大人若問寒舍與貴府的親戚，實在慚愧得很。就是在山東這位令嫂夫人，若由寒舍支派算起來，與晚生是姊弟排行，嫁在貴府。令兄現任濟東泰武臨道，晚生在山東候補，是他老人家的下屬。照官例，要稱憲太太是不能夠認親的。多蒙令兄大人賞臉，屢次吩咐說：『大家至親，不要拘這些俗套。』在晚生做此官，行此禮，絲毫規矩是錯亂不得的。但是大人之命，又不敢違拗。晚生很費了幾夜的心思，想出個兩便的法子。在場面上的稱呼仍是大人、憲太太，若是在私宅見了令兄大人，不過於大人之上加『姊丈』兩個字，見了令嫂夫人，便直稱呼『姑太太』，要像從前在寒舍姊姊的舊稱。此時就是把一把鋼刀架在脖子上，也不敢再叫了的。」大少爺聽黃二麻子敘起親戚，才知是山東大哥的舅爺。後頭半段說話忽然觸動他老子常說給我們聽的：「你們小孩子羨慕人家做官，做官這樣事到了現在時候，實在是個最壞人心術的一種毒藥。凡人中了這個毒，比鴉片煙還厲害，是無藥可醫的。只要一顆頂珠在頭上一壓，立刻利欲熏心，傷天害理的事全做得出來。心中目中只有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上司，什麼人都可不認，就是父母妻子，不是要借他親老子出四個字的題目來，做求差求缺的文章，也可以不必認了。最恨是平時什麼金蘭交誼，到了有一個做大官的，這個官小一點的便要繳銷蘭譜，把昔日的車笠同盟，今日來化作一天風雨。」大少爺把這一片義方之訓，來參合著黃二麻子不敢認姊弟的一番妙論，頗露出感觸的神情，向黃二麻子道：「二哥也過於客氣，既是至親，家兄又屢次奉告，何必這樣拘泥呢！」黃二麻子道：「姪少大人雖然如此說。」大少爺急攔道：「我們至親，快別這樣稱呼，反叫小弟肉麻。」黃二麻子道：「這是各盡各道。」又接著說道：「官家例是這樣定的。不見當今皇上的皇后也是臣下的女兒，一人大內，做了皇后，連自己老子都不敢認，這兄弟還算什麼東西。有時遇著恩典，傳了進去，仍舊是女兒坐在上頭，老子趴在地下跪著，頭都不敢抬一抬，不問不敢對。像晚生蒙令兄大人、令嫂夫人天恩，准其常常進府，坐著說話，比較皇親國戚，榮耀多了。」大少爺聽著，實在有些討厭起來，不去駁他，即說：「二哥斟酌這個藥方，到底可以服得麼？」黃二麻子道：「據晚生看這方子，擬的很有道理，脈象是怎麼樣，未曾開出脈案。大約這位葛大夫，時常看熟了的，總該有把握。可以服得。」大少爺道：「家父服葛大夫的方子也服疲了，雖不見壞，總沒有見大功。二哥精通醫學，欲奉求為家父診視，不知肯賜診否？」黃二麻子道：「晚生本有這個心，但是醫不自薦。既然少大人吩咐，敢不從命。但是現在時候已將晏了，姑且把葛大夫的方子檢來服他一劑，請老大人安息一宵，明早晚生再去診脈。似乎早晨有清明之氣，看脈較晚上准些。」大少爺回道：「是極。」又閒談了一回，開出晚膳，大少爺陪黃二麻子吃過飯，

安頓在西書房住宿，便進上房，向徐氏太太說黃二麻子明早進來看病的話，徐氏太太答應道：「是。」大少爺又道：「他原來是山東大哥的舅爺，接二叔到山東去，因二叔要來看爸爸，所以跟著同來的。」徐氏太太道：「你也去歇歇罷。爸爸這時候看見覺得很清爽，才喝了一口稀米湯，又迷糊著睡了。上半夜有我在這裡招呼，到了下半夜，你再同你兄弟接班。」大少爺答聲：「是。」回房自去安息不題。

甄閣學看見他大哥白天氣決過去，心內又是傷感，又是著急，在書箱裡搬出許多的藥書，堆在桌上，帶起老花眼鏡，查症選方。又把葛大夫開的方子，一味一味地查對本草上注釋，那一味藥治那一樣病。對來對去，還是不能味味對症。歎了口氣，皺著眉頭，來到他大哥房門口，先叫聲大嫂。徐氏太太答應著走到房門口，說：「請二叔進屋裡坐。」甄閣學慢步進房，在窗前方桌邊一張椅子上坐下，說：「這位葛大夫是常來看病的嗎？」徐氏太太道：「咱們家裡的人有病，全是他看。老爺逢人便說他的醫道很穩當，不會鬧岔子的。」甄閣學道：「方才開的這個方子，我費了許多事，把藥書對了好幾部，內中有幾味藥竟是萬萬不能用的。」徐氏太太道：「這麼不要煎把他吃。你姪兒才進來說，跟二叔同來的一位黃老爺是大姪兒的舅爺，會看病，在山東有個綽號叫『黃一劑』，醫道自然是頂好的。約定明天大早進來看脈。橫豎老爺剛才又吐了些痰出來，這一陣睡的很安穩，率性等黃老爺看了再服。二叔看好不好？」甄閣學點頭道：「這黃二麻子人很漂亮，他會行醫，我卻不知道。若論親戚，不過是你姪兒媳婦的同宗的兄弟，並不很親。就是這樣，等明天看了，再吃罷。」又談了些家常事情，回房安寢。一夕無話。

等到第二天，東方發亮，黃二麻子趕著披衣起來，洗了臉，專候上房呼喚。家人揣上點心來，黃二麻子就問：「大少爺起來了麼？」家人道：「昨晚下半夜，是兩位少爺當班，還沒睡呢！說：『黃老爺用過點心，就請上去，上房都預備好了。』」黃二麻子道：「點心用不用不要緊，煩你老上去回一聲，乘著早上清氣，先替老大人看看脈。」家人放下點心，便轉身跑進去，一霎時出來，說：「請黃老爺。」黃二麻子便跟著進了屏門，轉一個彎，一片大院子，又進一重門，方是上房。只見朝南的長七間上房，全是嵌著五彩玻璃。東西兩邊廂房，廊簷下陳設多少應時盆花，很是幽雅。家人把黃二麻子帶到中堂門口，大少爺兄弟兩個出來迎接進房。黃二麻子抬頭看見，甄大人銀絲鬚髮，挨靠著枕上，一雙半睜半閉的眼睛，似乎招呼不招呼的情形。黃二麻子屏氣息聲，放輕腳步，走近牀前，在一張方杌上坐下。大少爺已把他老子的左手抬著放在小枕頭上面。黃二麻子把三個指頭用蘭花式按在大大人左手，合了雙目，歪著頭，慢慢的切脈。約有一點多鐘，換診右手，又看了舌苔，然後方退出來。甄閣學早在堂屋中間候著，用手一約，請他屋裡坐。黃二麻子用著蟹行法，慢騰騰進了屋子，向甄閣學請了安。甄閣學回了半個安，說：「費心。」讓他坐。黃二麻子只好把半個屁股挨著椅子上歪斜著坐了。甄閣學開口便問：「方才診家兄的病象如何？」黃二麻子道：「據卑職看，大大人的真恙是心陽耗損，營陰暗傷。多半是幼年用心過度，現值耄耋年歲，元真多虧。木乏水涵，怒陽橫肆莫制。土遭木伐，中宮不主默運。飲食積滯，停留釀痰，痰火上升，灼肺為咳。咳久，震動元海，浮陽上騰。濁陰盤踞陽位，氣機亦不宣佈，則為厥逆喘促。似宜用培補脾土，鎮逆納氣一派的藥，方見功效。」甄閣學聽了，連連點頭：「說的有道理，說的有道理。家兄自從十六歲下場起，一直到四十八歲。三十年裡頭，連連帶恩，下了十七八場，把一個舉人不得到手，把一身心血反耗盡了。老兄所說他的病原，一點也沒說錯。就請開個方子，叫他們檢了來，煎好就吃。只要家兄病得好，老兄將來到了山東，要什麼差事，什麼缺，包在兄弟身上。」黃二麻子道：「這也當得起說。」一面趕即起來，請了一個安，仍舊歸座位。提起筆來，在硯台上填了又填，想了又想，便恭恭敬敬用楷書一行一行地寫來：

診脈左寸浮滯，關部均見弦勁；右寸細滑，兩尺虛大無力。症延歲月，迭更寒暑，病機變幻，難以窺測。徒進偏寒偏熱，防傷胃敗食減。據證按脈，不外鬱勞內傷，五臟互相戕賊。

治法：當建中宮參合，鎮逆納氣，冀其中土漸旺，四維均受其德，根本不撥，枝枯自能回澤。但是草木功能，不過如斯，證由情志而起，還須內觀靜養，庶幾壽衍百齡。訂方於右，敬求鈞鑒。

大人參一錢，炙甘草，四分；紫衣胡桃霜，三錢；靈慈石，二錢；野白朮，二錢；蛤蚧尾，一對；補骨脂，一錢五分；細菖蒲，五分；野茯苓，三錢；左牡蠣，三錢；白蒺藜，三錢。

白石英三錢為引。

寫完了，反覆看了數次，又在紙角上添寫了「各色戕足」幾個字。抬起身來，雙手將藥方送與甄閣學道：「請老大人教訓。」甄閣學看了一看，笑著道：「這脈案開的便與他們開的不同。」回頭叫他姪兒道：「你快去檢了來，煎好送與你爸爸吃。」大少爺答應：「是，」接著藥方，便走出房門。甄閣學又叫他回來道：「這大人參藥店裡恐未必有真正的。我箱子裡卻帶的有一枝，就把這枝拿去用罷，不必再買了。」大少爺道：「是。」這邊黃二麻子也就起身告辭，出來站著對甄閣學道：「姪少大人如把藥檢回，可就交給卑職，煎好了再送進來。」甄閣學道：「已經費了神，煎藥就叫老媽子去照料，怎麼敢當老兄呢！」黃二麻子道：「老大人到不要如此。這煎藥的功夫卻是要講究的。第一加水要有個分量，不能隨意多少，第二便是火候，最要勻稱，如火大了，恐怕煎乾汁，火小了，又怕時候久了，走失藥性。必定須水火停勻，如初寫黃庭，恰到好處，服之方有功效。卑職討這差事，就是恐防貴紀們不曉得煎藥的法子，不得其法，雖有仙丹，服之也是無益。」甄閣學道：「老兄體貼真人微了。令愚兄弟感激不了。」黃二麻子挺著腰一站，讓甄閣學轉過身子，自己才低著頭走出上房。

在屋子裡坐下，默了一回神：這個藥方雖然是費盡苦心開了出來，究不知道這位大大人吃下去受不受？如其受了，那就可以大著膽子用這一路的藥去，沒有醫不好的病。我黃二麻子，升官發財全靠著一錢大人參身上。設或吃下去不受，還得另想別的法子。費心勞神，到還是小事，只恐怕大人們的狗臉一翻，那我這一條狗命，確活不成了。胡思亂想，反沒了主意。外面家人送了買的藥進來，就攤在桌上。一包一包的拆開看過，藥品是不錯的。又拿出一個小戥子，一味一味的稱過，分量也還不差。又把澄清的泉水，稱了四兩一錢一分，將藥料浸入紫沙罐內。然後扇起風爐，較准不大不小的火色，將藥罐放在火上，在懷中拿出表來，記定時刻，一點二十分工夫，恰恰煎好。又用新毛巾把一隻建窯杯子裡外揩得乾乾淨淨，隔著紗漏，把藥傾了個八分滿，蓋上紗罩，盛在朱漆盤內，叫家人送到上房去。

且說甄閣學看黃二麻子說他大哥的病由，很是對路，巴不得這一劑藥吃下去，立起沉痾。也是黃二麻子官運亨通，教他碰上了這個當口，頭一劑藥下去，安然無事。甄閣學問他嫂子女道：「大哥是病久了的，只要這一劑藥下去對症，再叫他慢慢的調理，自然會好。」徐氏太太道：「托二叔的福，湊巧有黃老爺，這個天醫星降臨，老爺能夠轉危為安。再燒香還願，謝謝老天爺。」叔嫂二人正在談天，見他大哥在牀上翻轉過身子，叫拿茶來吃。徐氏太太送上茶去，甄閣學也走進牀邊，問：「大哥吃了藥覺得怎麼樣？」他大哥道：「不怎麼，胸口上的氣，不過覺得喘的鬆些。」甄閣學道：「這就是效驗。據黃老二說：大哥的病確是鬱勞內傷。服藥調補，還須要靜心調養，慢慢的會痊癒的。」他大哥說：「我何曾不曉得我的病根呢！」說了這句話，歇了片刻，又歎了一口氣，還想再說。甄閣學恐怕他話說多了傷神，連忙止住他道：「大哥才吃了藥，靜養養，等你全好了，談天的時候多著呢！」徐氏太太在旁邊扶持著睡下。甄閣學也就出來，找黃二麻子商訂藥方。

這位大大人本是久困場屋，積鬱成病。到了暮年，精血衰耗，所以漸漸的發作出來。今日黃二麻子先與他開了建中鎮氣的藥方，吃了對症，接連進了幾劑，培補滋養的藥散，居然一天輕似一天。甄閣學與徐氏太太終日陪著談天解悶，不上十天，也就痊癒了。黃二麻子看見大大人的病已經好了，乘便催著老大人回京，便好前去山東，免得大人在那裡盼望。甄閣學與他大哥是多年不見面了，此番因為兒子要迎養他到任上去，所以抽這個空兒來在保定。一來看看他大哥的病，二來因他大哥迷信科名，自誤一世，要來商量，替他的兩個兒子，籌個出路。偏偏到了保定，他大哥的病正在垂危，那裡還有空說這些話。現在他大哥的病已好了，自己也要打算回京，料理料理，好赴山東去，不得不把原來的意思一層一層的說給他大哥。誰知這位大大人雖然與甄閣學是一母同生，天性卻迥然不同。若按著現行的新名詞說就成了個反對派，閒言少敘。且說他大哥聽了甄閣學的一派說話，帶笑不笑的，手拈著鬚

鬚，搖搖頭道：「在賢弟替愚兄籌劃卻也不錯，但是，士各有志，趨向不同，你我均這麼大的年紀，今日分手之後，若要想再見，恐怕也就難了。」說到這句，不由得老眼一紅，欲落下淚來。復又勉強忍住道：「自我十六歲那一年，初次觀光，卻是興高采烈，自己以為拾青紫如草芥，一個舉人還不到手擒拿嗎？盼到放榜，題名錄上，竟沒有我的名字，有些知己朋友見我未中，便多方的安慰。那時我惟有內省自咎，總是工夫不到。等到第二科又去，就不同第一次那樣的草率，聚精會神地把三場熬過。回到家中，老爺子還叫我把場稿抄出來，送與幾位老前輩看過，俱說今科一定要高中的。誰知發榜仍沒有中。後來買了闈墨來看所取的五魁文章平淡無奇不過腔調圓熟點。那時心中雖然耿耿，終究自己火候尚欠。便埋下頭來苦苦地磨練了三年，以為此次必可出售。榜後贖取落卷，連房都沒有出，自怨自艾。人家工夫越練越深，怎麼我會越練越退呢？一直氣了五七天，飯也不吃，覺也不睡，我那泰水看見我那難過情形，便勸我保重身體，不要氣壞了，若梁灝八十二才得功名，你若比起梁灝來年紀差一半呢！俗言說得好『留得青山在，不怕莫柴燒』，又說『鐵杵磨成針，功到自然成』，有的是家私，老婆兒女全不要你養，不愁吃，不愁用，今科不中，下科再來，沒有不會中的時候。若因為今科不中，氣壞了科舉的舉人，等著誰來中呢！叨叨嗦嗦的話我實在不耐煩聽他。恰巧我一個老友文心龍來看我。這文心龍也是與我同病相憐的人，正是流淚眼觀流淚眼，斷腸人遇斷腸人，不盡的牢騷，盡可傾吐。不料文心龍見了我，一句牢騷不發，到比榜前的神氣開展了許多。我以為他故作曠達，前來慰藉我的，我亦只好勉強為他抱屈：功名遲早有定時，下科我們再作同年罷。文心龍聽我說完這句話，哈哈大笑。倒把我笑的僵住了。他說：『我看你舉到沒中，怎麼中了魔了。明白點，像你我這樣，就是下一百回、一千回、一萬回我敢說：包不中。我們做同年的這句話，奉勸今生今世永遠不必講了。』我聽他說的奇怪，便道：『心龍，我看你這樣曠達的人，這幾句話說出來，似乎有點魔氣。』心龍不服道：『你自己被了魔，反怪我的話有魔氣。』伸手在書桌上把一本新科闈墨翻開前幾篇刻的文章叫我看問我：『做的好不好？』我說：『中學的文章自然是好的。』他又叫我把眼睛揩亮些再仔細的看。我見他如此，說：『這幾篇文章裡頭必有經緯之作，到不好走馬看花。』凝了神看了又看，實在看不出特色來。心龍一把手搶了過去，說：『你凡眼那裡見得到這絕妙好辭呢！』乃用著指頭在這幾篇闈墨的破承起講上點出幾個字來，叫我牢記著這幾個字眼。又把同門錄翻開，在廉官的名字下指給我看，道：『這一個字同這一個字是一樣的不是？這一個字同這一個字是一樣的不是？把這兩個字拼起來對這兩個字，是不是一樣的呢？』我依著他指的地方對著這本同門錄，對了幾遍，拼起來，恰恰嵌著兩個名字不是！廉官便是新舉人。我到不解起來，問他怎麼有這樣湊巧的字眼？他對我又是哈哈地大笑：『我說你沒中舉中了魔，你還不服，我說像你我們這樣再下一百回、一千回、一萬回包不會中的話，就是不明白嵌字的道理。你且不要納罕，我講給你聽罷。現在的世界真花樣越出越奇，昨日早上在某家的門口過，看見哄了許多人在那裡。我以為是什麼變戲法的，也便擠身進去，並沒有看見什麼變戲法的，只見牆上貼了一張無奇不大的黃紙報條，上寫著捷報貴府老爺，蒙欽命大主考取中銀子科第幾名舉人。我看見著報條有什麼稀奇，也值得擁擠這麼多人。再下細一看，才看出王子科的王字，寫別了一個銀字。看的人七言八語，有的人說：怎麼這個字都會寫別了呢？有的人說：你還不知道，這個戶頭是咱保府數一數二的，因為想著中個舉人，很費了些心血，好容易走路子，拜著了一位苦即用的門，偏偏今科這位苦即用委了簾差，就送了一個關節把他，後來因傳遞的事在場裡被巡綽官捉住了，敲了一竹槓。未出榜之前我就聽見人說：前街漆匠店裡做了一塊文魁的匾，說是某家預定的，不到三五天，果然就中出來了。他拜門要銀子，送關節要銀子，敲竹槓又要銀子，這不是銀子中的舉人！不知那個尖刁鬼寫了這張報條貼在他牆上。有的人說：你這個解釋還是個人的解說。據我們聽見些街談巷議，都說今科實在有些不乾不淨，主考賣關節不賣關節，我卻不知道，不敢說，我只曉得是從監臨一直到看柵欄門的人為止，沒有一個不撈摸幾個，故大家說今年那裡是王子科，是個銀子科。那個時候，我正一肚子不是味，聽他們東一句、西一句，倒把我聽的樂起來了。既然照這樣說法，不中倒是我們的幸福。』我聽文心龍說了一大段的閒話，並不干涉幾個字，急急要明白這嵌字的事，便叫他不要弔葫蘆扯長線，快把這個嵌字的巧處說給我聽。心龍叫我不忙，你且往下聽著：『你要曉得這嵌名字的緣故，便叫做通關節。凡是考生要想中舉，須先得花些銀子，打通簾官，拜了他的門。等到臨場的時光，就預先約定，或是在破承題上暗嵌自己名字，或是在起講頭上暗嵌簾官的名字。並且還有比這個巧的，暗中約定幾個字，分嵌在領題處，因為科場墨卷，考官是看不見的，必須由謄錄用硃筆謄過一道。這謄錄也是第一會做鬼的，就像我們回回做謄錄，不是很要花幾串錢。原要買他個不要亂謄，這個事是你曉得的，不必盡說了。就是那本硃卷到了簾官房裡，姓名是彌封的，筆跡是謄過的，那裡辨得出誰是誰做的，所以想出這個嵌字方法，只要翻開一看，就明白這卷子某人的。無論他的文章好不好，總得味起心來，替他多圈幾個靛青連圈，加一個好批詞。你想這一本白紙卷，寫著鮮紅的字，旁邊加上許多又圓又大的藍圈點，怎麼會不好看呢。薦上去了，主考是憑簾官的薦條，只要批語好，圈兒多，也就可以備取了。那裡還耐煩再去一篇一篇的看過，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習慣語了。你想他們全是這個辦法，我們可不是下一百回、一千回、一萬回也不得中。我從此次發誓不再下場，另尋別的生路。所以倒覺得地闊天空，一無障礙。就如你這兩分家財，不要〔說〕拿來中個舉，就是會進士、點翰林也有餘。試問你有的是好貨，還肯去貼錢求售嗎？既然不肯貼錢求售，也是我那句話：一百回、一千回、一萬回不得中。不如把這個想頭丟開罷！』我聽見心龍的話，是然而然，但是掄才大典，照科場律例定的很嚴，難道他們既做了官，連例都不知道嗎？心龍又駁我的這句話：『就是因為科場例太嚴，所以才有人去干犯。我這句話，你必須又要駁回，說是既然是嚴，人又怎麼敢犯呢？你卻不知道現在做官的最怕的是擔處分，雖然是一點風流小罪過，他總要繞著彎兒，想出規避的法子。科場定律這麼嚴，設或鬧出一點岔子來，你想這些官還擔得起嗎？故拿定一個一概弗得知的主意，由他們去，以致把這一般熱心科名的人，釀得越鬧越不像樣了。』當時文心龍與我說的這些話，我尚以為他是一時憤激之談，那裡真能到這個田地。後來又下過幾次科場，連閱歷代調查，更有甚於心龍所說的離奇古怪。我的科名思想從此已淡了一半。自從那年廢去八股，改試策論之詔下來，我以為從前積弊從今可以一洗而淨。我那科名思想不由得死灰復燃，怦怦躍動起來。」

這回書是從第五編甄閣學的大哥害了病，甄閣學去看他續起來的。甄閣學的大哥病好了之後，甄閣學便要往山東當老太爺去。老兄弟兩個臨別各有各的贈言。在甄閣學，是以官興家，心中眼中只有一個「官」字，故自己籌劃，代旁人家籌劃，自始至終不離一個「官」字。似乎世界上除了這一個「官」字，再也想不出第二字來可以謀生活的。在他大哥，從小兒在書堆裡打滾，初意也原想在書堆中尋一個黃金屋出來，及到中年以後，困頓場屋，閱歷了多少牛鬼蛇神，方做醒這黃粱大夢。故把功名思想付諸大海汪洋，一心想在教育實業上栽培後輩。這是他兄弟兩個的志趣不同處，咱們也不去管他。現今他大哥看見文字改革，怦然心動，以後還有什麼說話，聽書的且容小子吃口茶，慢慢的演述出來。